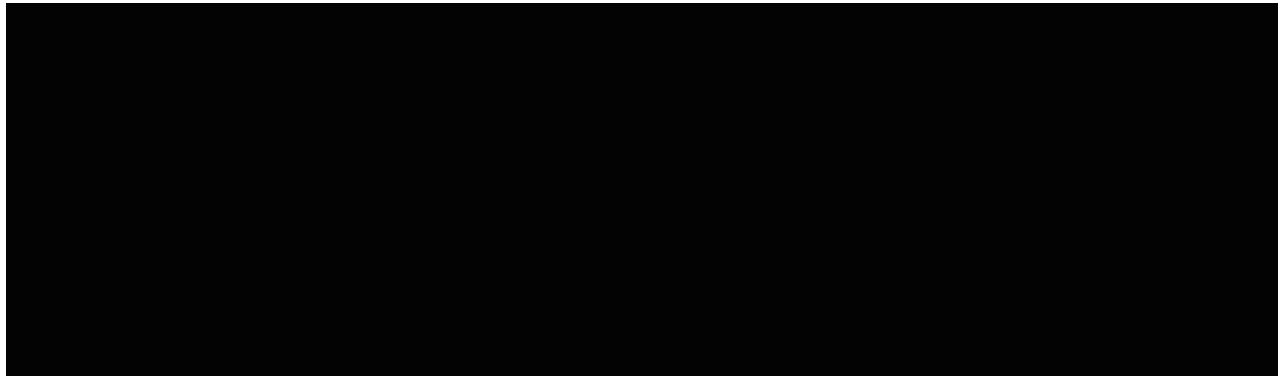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物流停滞时：库房爆仓，港口拥堵，卡车和通行证在哪里？

 mp.weixin.qq.com/s/1DzmrfpBrnnEq8CWUu3YkA



景先生在上海有两家工厂，生产护肤化妆品的包材。封控之后，他一直在封闭生产。现在，他的难题是大约有千万数量的货堆在仓库里发不出去。

王先生是一位和牛进口贸易商。他在上海有四个原料库，囤了将近十吨牛肉和牛排。仓库被封之后，他还有一个额外的保供仓库能运出货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，打算按成本价出售，如果有孤寡老人吃不上肉可捐赠。

赵女士是咖啡生豆的供应商。现在，她有五个集装箱滞留在上海洋山港，还有一批特别急的豆子滞留在浦东机场。

对很多公司和企业来说，除了复工，最大的难题仍然在物流：港口和公路。除了滞港费，最难的是如何办到一张通行证。

1

景成连和三百多个员工在工厂待了快一个月。他45岁，有两家负责生产化妆品包材的工厂，两家工厂都在上海。

封闭生产后，员工无法出门，只能打地铺睡觉。管理人员睡在办公室，工人在餐厅和会议室。吃饭暂时不用担心，有拿到了通行证的保供快餐公司给他们送饭。麻烦的是洗澡，厂里没有淋浴间，只有热水，管理人员和工人一般都去厕所拿毛巾擦一下。他们20天没有洗澡了。

景成连的工厂，一家在上海南边的奉贤，另一家在东边的临港，化妆品包材，就是面霜的玻璃罐、粉饼的盒子，这种人人都见过的化妆品外包装。奉贤区那家工厂从3月16号开始封控，临港新片区那家稍晚些，从3月28号开始。景成连说，他们正在坚持“内循环”。

景成连待在临港的工厂。3月27号晚上8点，他接到通知说，上海宣布即将以江为界浦东浦西各封四天，次日凌晨5点开始施行封控。这几个小时内，企业主必须决定：是封闭生产，还是放假让员工回家？

景成连担心变量太多，决定封闭生产。

他一个个给员工打电话，让愿意来上班的员工去抢点菜，回家拿被子和洗漱用品再回工厂。他唯一大意的地方是只通知员工拿上四五天的物资就好。上夜班的员工还在睡觉，很多没接到电话，后来想回厂子也回不来了。临港的厂子里平常有300多个员工，最后留下了110个。

打完电话，景成连也开车去超市抢菜，回了趟家。他带上了一床被子，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一根跳绳。

临港这个厂子，专门供应美妆外包装，生产化妆品和护肤品的瓶子、罐子和泵头，还有粉饼盒。他们合作的美妆品牌有很多，比如百雀羚、上海家化、佰草集、联合利华，国外的还有雅诗兰黛。

工厂有80台注塑机，但工人少了，产能只能赶上原来的40%。工人们都换上了浅蓝色的防护服，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。

他们每天都要做核酸，凌晨通知就凌晨去做，早晨通知就早晨去做。临港的工业园区有一个核酸点，离工厂1.2公里，但景成连不敢让员工走路去，一百多个员工分批坐管理人员的小车、还有两辆中巴车过去。园区里其他工厂，有的在正常运行，但也有很多停产了。一开始只说封四天，很多老板就说那干脆放假好了，谁知道一放假放二十多天。

现在，圈内的一些朋友都很着急。景连城暗自庆幸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

封闭生产后，景成连很快遇到了更大的难题：工厂生产好的货运不出去，马上要爆仓了，大概有千万数量的货堆在仓库里。上海本地的客户也封闭在家，没法交货。还有海外的订单，都在仓库里积压，只能等待疫情过后再发货。

供应链是一个整体，往往会串起位于不同城市的工厂。如果以生产一瓶百雀羚的罐子为例，它大概率要经过五道工序：

首先，他们需要从浙江运来塑料颗粒，这是瓶子罐子的原料。

其次，塑料颗粒经过注塑机塑形，再经过工人的装配，这是第二道工序，能在他们厂里完成。

但第三道工序，比如电镀和喷涂，他们工厂完成不了，必须又要运到浙江的工厂完成，再运回来完成下一道工序——算上路上的时间，做出一个瓶子大约需要45天。卡在第三道工序的产品不运出去，接下来的活就没法干了。

景成连每天都在寻找有通行证的物流公司。运费已经上涨到平常的5到7倍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仍然很难找到愿意来上海的卡车司机。卡车司机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：第一要有通行证；第二要有24小时或48小时的核酸；第三要求封闭运输不能下车。但即使都满足了，卡车司机还是很可能会被一些城市要求在车上隔离14天，甚至是21天。

景成连给很多卡车司机打了电话。有一次，他一打通问能不能走宁波，对方说可以啊。

那要多少钱？对方说，一万二。平常的运费可能是两千元左右。

他说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啪嗒，司机把电话挂了。

一天能找到一辆货车运出去，景成连就已经很满足了。



封闭生产，图片由景成连提供

2

工厂卡壳，商铺停止运营，消费者也消失了。

王先生是一位和牛进口贸易商。他在澳洲代理了三个和牛品牌，据他说一个月能出栏300-500头牛。他在国内供应很多品牌，比如说牛角日本烧肉，温野菜，凑凑火锅，黑牛家，一绪寿喜烧。麦当劳一年也会到他这儿拉一两次货。

他在上海有四个原料库，囤了近八十吨牛肉和牛排，值三千万元。3月底接到通知要封城，他没来得及将货运出来，仓库就已经封了。这些牛都是二月份刚加工的，好在冷冻的牛排可以放两年。只是本来一个月可以做两三千万的生意，现在变成零了。上海餐饮店大多关闭，国内其他地方也送不出去。四个库房一个月会产生十几万的成本。

他只有一个额外的仓库还能运出货。那批货恰好放在了一个保供仓库，存储了三四千片牛排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，说打算按成本价出售，如果有孤寡老人吃不上肉可捐赠。很多团长找过来买牛排，这些是M9顶级牛排，成本价是180元一片，他要求团长要低于成本价卖出去，可以140元、160元一片卖。

他奇怪的是找来捐赠的却不多。有些人帮忙问了老人，但很多老人不要，觉得牛排太硬了咬不动。

但问题还在物流。保供仓库只有一部车，上海这么大，如果叫其他的车，货车一千元起步，私家车送也要三四百元。

他前夜凌晨五点才睡，一直在沟通物流的问题，准备订单，把物流的事情安排好，配货。有的小区比较偏远，就让团长帮忙担点运费，比如三百的运费担个一百元，有的量多了就免掉运费。

他的牛排是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运到上海，一趟运过来一个多月。不过受国际关系影响，以前牛排半个月能出关，去年他的牛排运过来，通关一次要三四个月，滞港费一天就是两千元。原材料都在涨价。

他一个月会有5到12个集装箱运到上海港。这个月运来的牛排，只能堵在上海的港口了。



同样有货物卡在港口的，还有咖啡生豆供应商赵馨。赵馨从事咖啡这个行业快十年，也赶上咖啡行业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十年。2017年，她创业做咖啡生豆供应，给中国许多咖啡烘焙工厂以及自烘咖啡馆供货。

上海港，是中国进口咖啡豆最多的港口。咖啡豆在这里清关后，被运到全国，而江浙沪一带的烘焙和加工工厂也是中国咖啡加工最集中的地方。赵馨的公司在北京，但她的豆子，报关、清关和仓储都在上海完成。

这个月正是主力产区豆子到港的时间。她的豆子来自埃塞俄比亚，其中“花魁”和“英雄”两个品种是今年最抢手的，之前已经断货，她着急想运出来。

现在，她有五个集装箱滞留在上海洋山港，每个集装箱装了近20吨咖啡生豆。几个箱子有的是已经报关了发不出去，有的是等待报关，有的即将到港。她听说，海关会上船做环境的核酸检测，如果没问题就会卸货。但海关很多人隔离在家。而且港口更着急的是生鲜或者医疗物资，她运的是咖啡生豆，就不好意思去催人家。

还有一批特别急的豆子，一百麻袋左右，走的空运，当时她想用这批豆子参加上海三月的一个咖啡比赛，也滞留在浦东机场。

在上海宣布封城时，赵馨抢着运输了一半的货出来。4月1号，有一个司机帮她抢运咖啡豆，但现在，那辆货车还停在南京高速最后一个休息站。物流公司给她反馈的信息是，直到今天，因为防疫政策，司机还在车上住着，那批咖啡豆也还在车上。那是一个混发的大货车，她的货只有六百公斤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货。

她了解到很多咖啡店都在自救，尤其是上海的，比如小区里刚好有人是做咖啡的，他们就会当团长做团购。有一个她认识的小店店长困在家里，家里有每样几百克的样品生豆，还有那种测试用的烘焙样品机器，她就在家烘培豆子，给小区里的居民做咖啡，但样品豆子很快就用完了。女孩问赵馨，如果走闪送，仓库能发上海本地的货吗？但是上周还不行。

还有咖啡豆加工的工厂。有几个品牌老板本身是烘焙师出身，她听说了至少三四个工厂，老板住在工厂里面，备了一些方便的食品，还在坚持烘豆子。朋友也给她发过一些照片，照片里，地上铺了一个垫子，就在那睡下了。还有烘焙师住在了工厂，以往上料、烘焙、打包、装快递盒，要靠一个团队来完成，现在，烘焙师也没什么事干，自己一个人全做了。

赵馨也庆幸，还好在封城前抢运了一半的货出来。她还有收入。那些货以她没有想到的速度卖光了。她猜测，也许其他城市的人们都担心封的时间不确定，开始恐慌性地备货了。

4

我们能从景成连、王先生和赵馨的经历中得知，现在，对众多公司和企业来说，除了复工，最大的难题仍然在物流：港口和公路。

上海是全球供应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，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。据彭博社4月11日的报道，受上海疫情封控影响，目前至少有477艘货船拥堵在中国东部港口等候进关，其中上海港有222艘散货船等待入港。

黄青是一家清关运输公司的客户总监。现在，他们公司总共大约有一万个集装箱堵在上海的港口，他手里负责的有400多个。这家公司主要为进出口商品提供报关报检，运输等服务。常温的货有木材、石头、塑料，冷冻的货有猪肉、牛肉、水产。

黄青说，上海主要有两家港口，外高桥港和洋山港。来自东南亚的短途航线会停靠在外高桥港，远一些的，比如南美、欧洲长途航线，轮船会停在洋山港。从4月1号开始，两个港口开始拥堵。许多船只都在海上漂，等待进入上海港，或是转入其他港，比如青岛或天津。已经到港卸货的集装箱，因为拿不到单据，没办法查验和提货，只能在港区的冰厂里放着。像牛排和海鲜这种需要冰冻的货需要插电，他说，如果之后囤的货越来越多，插头都可能不够用。

对于他们的客户来说，除了滞港费，最难的是如何办到通行证。

他手头也有一个出港区的通行证，但他不清楚这个证怎么来的。证的背后写着，发证单位是上海市经信委经济运营处。如果客户想将货运到江苏或者浙江，只能看客户是否能自己找当地政府办下来一张公路的通行证。

另一位从事仓储行业的钱先生说，现在如果想从上海运出货物，那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

其一，仓库要在上海防范区里；

其二，负责生产的员工需要持48小时核酸阴性上岗，以及出货时满足相关防疫政策的规定；

其三，送上货车后封闭运输；

其四，运到了目的地，车身必须消毒，货物卸下后还需要静置两三天。

上海刚封城时，钱先生建议一个小家电品牌的客户立马将货物运输到别的地方，他们很快将货物拉到了无锡和常州的仓库内。但现在如果还有客户想从上海的仓库里转货出来，那太难了。

他再次说，根本就找不到愿意进上海的卡车。

5

封闭20天后，景成连安抚工人情绪的办法是，通过渠道多弄点菜回来，比如烧一锅红烧肉或者一锅鸡腿。前两天他搞来了两吨苹果，给员工每个人分了十个。厂里还有几台一百寸的大电视，下工后，他组织工人看《长津湖》和《狙击手》。他说，总之要看一些比较正能量的电影。

像他自己，前期每天跳绳600个，后来朋友说跳绳对膝盖不好，他就停下了。好在他办公室常年有酒，之前放了十箱白酒。这周五，他喊上管理层一起喝酒，只是没有下酒菜，配着火腿肠、花生一起喝。他觉得压力太大，需要喝酒缓缓。

很多没能来上班的员工都在找他，说希望能回来上班。他们中许多人是外地来上海打工的，自己在家容易抢不到菜。按规定，他们只能拿薪水的50%。很多人很着急。

景成连是山东人，45岁，学的机械制造，毕业后先进了一家生产口红外管的工厂，后来进入一家全球知名的日用品包材制造公司，负责采购，他做了十六年。2017年，景成连出来创业，还是做包材生产。这几年因为美妆市场发展，他的工厂增速很快，一开始是3000万营业额，去年营业额接近三个亿，每年都有20%的增速。但今年也许没有了。

在2020年之前，景成连正打算进入国际市场。他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分公司。后来新冠爆发，中国的员工撤回来，只剩下两个当地的销售员工，再后来，这两人得了新冠，也离开了公司，那个分公司就没人了。

这个月对工厂的订单量的影响还无法预测。景成连说，他们在美妆供应链的前端，会有滞后期，现在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妆品牌，即使消费者能从网上下单，品牌也可能无货可发。他不知道接下来几个月订单量会不会减少。

他每天都睡不好，不敢睡。他在园区管理群里，要时刻关注这个群的动态，群一响马上看，要去核酸了，他赶紧爬起来组织大家起来做核酸。他希望一切都能尽快熬过去。